

從文小說習作選

冊 上

沈從文作

良友文藝叢書

特大本

書 叢 學 文 友 夏

選 作 習 說 小 文 從

冊 上

作 文 從 沈

行 印 司 公 書 圖 友 夏 海 上

習作選集代序

先生真勸你們的耐心和寬容，許我在這十年中一本書接一本書印出來。花費金錢是小事，花費你們許多寶貴的時間，我心裏真難受，我們未必全有機會見面或通信，但我知道你我相互之間無形中早已有了有一種友誼流通。我尊重這種友誼，不過我雖然寫了許多東西，我猜想你們從這兒得不到什麼好處。你們目前所需要的或者我竟完全沒有。過去一時有個書評家稱呼我爲「空虛的作家」，實代表了你們一部分人的意見。那稱呼很有見識。活在這個大時代裏，個人實在太渺小了。我知道的并不比任何人多。對於廣泛人生的種種，能用筆寫到的只是很窄很小一部分。我表示的人生態度，你們從另外一個立場上看來覺得不對，那也是很自然的。倘若我作品不合你們的趣味，事不足奇，原因是我的寫作還只算是給我自己終生工作一種初步的試驗。你們歡喜什麼，瞭解什麼，切盼什麼，我一時尙注意不到。我對

明白人應在人羣中生存，吸收一切人的氣息，必貼近人生，方能擴大他的心靈同人格。我很明白！至于臨到執筆寫作那一刻，可不同了。我除了用文字捕捉感覺與事象以外，儼然與外界絕緣，不相粘附。我以為應當如此，必需如此。一切作品都需要個性，都必需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，想達到這個目的，寫作時要獨斷，要徹底地獨斷！（文學在時代雖不至被當作商品之一種，便是商品，也有精粗，且即在同一物品上，製作者還可匠心獨運，不落窠臼，社會上流行的風格，流行的款式，儘可置之不問。）先生，不瞞你，我就在這樣態度下寫作了十年。十年不是一個短短的時間，你只看同時代多少人的反覆「轉變」和「沒落」就可明白。我總以為這個工作比較一切事業還艱辛，需要日子從各方面去試驗，作品失敗了，不足喪氣，不妨重來一次；成功了，也許近於瀟灑，不妨再換個方式看看。不特讀者如何不能引起我的注意，便是任何一種批評和意見，目前似乎也都不需要。如果這件事你們把它叫作「傲慢」，就那麼稱呼下去好了，我不想分辨。我只覺得我至少還應當保留這種孤立態度十年，方能够把那個充滿了我也更貼近人生的作品和你們對面。目前我的工作還剛好開始，若不中途倒下，我能走的路還很遠。

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，那可不是我。我只想造帝彌小廟。選山地作基礎，用堅硬石頭堆砌它。精緻，結實，勻稱，形體雖小而不纖巧，是我理想的建築。這神廟供奉的是「人

性。」作成了，你們也許嫌它式樣太舊了，形體太小了，不妨事。我已說過，那原本不是特別爲你們中某某人作的。它或許目前不值得注意，將來更無希望引人注意；或許比你們壽命長一點，受得住風雨寒暑，受得住冷落，幸而存在，後來人還須要它。這我全不管。我不過要那麼作，存心那麼作罷了。在作品上，我使用「習作」字樣，不圖掩飾作品的失敗，得到讀者的寬容，只在說明我取材下筆不拘常例的理由。

先生，關於寫作我還想另外說幾句話。我和你雖然共同住在一個都市裏，有時居然還有幾日同在一節火車上旅行，一張桌子上吃飯，可是說真話，你我原是兩路人。提到這一點，你不用誤會，不必難受，我並沒有看輕你的意思。你不妨想像爲人比我高超一等，好書讀得比較多，人生知識比較豐富，道德品性比較齊全，——總而言之，一切諸便。只是我們應當分開。有一段很長很長的時期，你我過的日子太不同了。你的生活，習慣，思想，都太不相同了。我實在是個鄉下人，說鄉下人我毫無驕傲，也不在自貶，鄉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遠是鄉巴老的性情，愛憎和哀樂自有它獨特的式樣，與城市中人截然不同！他保守，頑固，愛土地，也不缺少機警却不甚懂詭計。他對一切事照例十分認真，似乎太認真了，這認真處某一時就不免成爲「傻頭傻腦」。這鄉下人又因爲從小飄江湖，各處奔跑，挨餓，受寒，身體發育受了障礙，另外却發育了想像，而且儲蓄了一點點人生經驗。卽或這個人已經來到大都市中，同你們做學生的——

我敢說你們大多數是青年學生——生活在一塊，過了十來年日子，也各以因緣多少讀了一點你們所讀的書，某一時且居然到學校裏去教書。也每天照例讀報紙，對時事發生憤慨，對漢奸感覺切齒。也常常同朋友爭論，題目不外乎中國民族的出路，外交聯俄親日的得失，以至於某一本書的好壞，某一個作品的好壞。也有時傷風，必常吃三五片發汗藥，躺一兩天，機會湊巧等到對於一個女子發生愛情時，也還得昏腦昏頭的戀愛，拋下日常正當事務不作，無日無夜寫那種永遠寫不完同時也永遠寫不妥的信，而且結果就結了婚。自然的，表面生活我們已經差不多完全一樣了。可是試提出一兩個抽象的名辭說，譬如『道德』或『愛情』吧，分別就見出來了。我既彷彿命裏注定要拿一枝筆弄飯吃，這枝筆又偏重在寫小說，寫小說又不可免得在故事裏對於『道德』，『愛情』以及『人生』這類名詞有所表示，這件事就顯然劃分了你的界限。請你試從我的作品裏找出兩個短篇對照看看，從柏子同八寶圖看看，就可明白對於道德的態度，城市與鄉村的好惡，知識分子與抹布階級的愛情，一個鄉下人之所以為鄉下人，如何顯明具體反映在作品裏。這不過是一個小小例子罷了，你細心，應當發現比我說到的更多。有許多事情可以說是我的弱點，但你也應當知道我這個弱點。

我雖鄉下人的氣質倘若得到你的承認，你就會明白我的作品目前與多數讀者對面時如何寒

敗的理由了，即或有一兩個作品給你們留下點好印象，那仍然不能不說是失敗。我作品能够在市場上流行，實際上近於買椟還珠，你們能欣賞我故事的清新，照例那作品背後蘊藏的熱情却忽略了，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，照例那作品背後隱伏的悲痛也忽略了。原因簡單，你們是城市中人，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，太雜亂，耳朵眼睛接觸聲光色過分疲勞，加之多睡眠不足，營養不足，雖儼然事事神經異常尖銳敏感，其實除了色慾意識以外，別的感覺官能都有點麻木不仁。這并非你們的過失，只是你們的不幸，造成你們不幸的是這一個現代社會。就文學欣賞而言，却又有過多的理論家和批評家，弄得你們頭目眩眩。兩年前，我常見有人在報章雜誌上寫論文和雜感，針對着『民族文學』問題『農民』文學問題。而有所討論。討論不完，補充辱罵。我當時想：這些人既然知識都豐富異常，引經據典頭頭是道，立場又各不相同，一時必不會有如何結論。即或有了結論，派誰來證實，誰又能證實？我這鄉下人正閒着，不妨試來寫一個小說看看罷。因此邊城問了世。這作品原本近於一個小房子的設計，用少料，佔地少，希望他既經濟而又不缺少空氣和陽光。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『人生的形式』，一種『優美、健康、自然，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』。我主意不在領導讀者去桃源旅行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城一個小城小市中幾個樸夫俗子，被一件人事牽連在一處時，各人應有的一份哀樂，爲人類『愛』字作一底恰

如其分的說明。文字少，故事又簡單，批評它也方便，只看他表現得對不對，合理不合理；若處置題材表現人物一切都無問題，那麼，這種世界雖消滅了，自然還能够生存在我那故事中。這種世界即或根本沒有，也無礙於故事的真實。這作品從一般讀者印象上找答案，我知道沒有人把他看成戲道作品，也沒有人覺得這是民族文學，也沒有人認為是農民文學。我本來就只求效果，不問名義，效果得到，我的事就完了。不過這本書一到了批評家手中，就有了花樣。一個說『這是過去的世界，不是我們的世界，我們不要。』一個却說『這作品沒有思想，我們不要。』很機巧，恰好這兩個批評家一個屬於民族文學派，一個屬於對立那一派。這些批評我一點兒也不吃驚。雖說不要，然而究竟來了，燒不掉的，也比評不中的。原來他們要的他們自己也沒有，我寫出的又不是他們預定的形式，真無辦法，我別無意見可說，只覺得中國倘若沒有這些說教者，先生，你接近我這個作品，也許可以得到一點東西，不拘是什麼；或一點憂愁，一點快樂，一點煩惱和惆悵，多少總得到一點點。你倘若毫無成見，還可慢慢的接觸作品中人物的情緒，也接觸到作者的情緒，那不會使你墮落的，只是可惜你們大多數即不被批評家把眼睛睜開，另一時却早被理論家把興味凝固了。你們多知道要作品有『思想』，有『血』，有『派』，且要求一個作品具體表現這些東西到故事發展上，人物會話上，甚至于一本書的封面上，目錄上。你們要的事多容易辦，可是我不能

給你們這個。我存心放棄你們，在那書的序言上就寫得清清楚楚。我的作品沒有這樣也沒有那樣。你們所要的『思想』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說的是什麼意義。

提到這點，我感覺異常孤獨。鄉下人太少了。倘若多有兩個鄉下人，我們這個『文壇』會熱鬧一點罷。目前中國雖也有血管裏流着農民的血的作者，爲了『成功』却多數在體會你們的興味，阿諛你們的情趣，博取你們的注意。自願作鄉下人的實在太少了。

雖然如此，我還預備繼續我這個工作，且永遠不放下我一點狂妄的想像，以爲在另外一時，你們少數的少數，會越過那條間隔城鄉的深溝，從一個鄉下人的作品中，發現一種燃燒的感情，對於人類智慧與美麗永遠的傾心，康健誠實的讚頌，以及對熾盛自私極端憎惡的感情。這種感情且居然能刺激你們，引起你們對人生向上的憧憬，對當前一切的懷疑。先生，這打算在目前近於一個鄉下人的打算，是不是。然而到另外一時，我相信有這種事。

先生，時間太快，想起來令人惆悵。我的第一個十年的工作已快要結束了，現在從一堆習作裏，選了這樣二十個短篇，附入幾個性質不同的作品，編成這個集子，算是我這個鄉下人來到都市中十年一點紀念。這樣一本厚厚的書能夠和你們見面，需要出版者的勇氣，同時還有幾個人，特別值得記憶，我也想

向你們提提：徐志摩先生，胡適之先生，林華平先生，郁達夫先生，陳通伯先生，湯今甫先生，這十年來還有他們對我種種的幫助和鼓勵，這輩子裏的作品不會產生，不會存在。尤其是徐志摩先生，沒有他，我這詩節也許照自傳上說到的那兩條路選了較方便的一條，不過北平市裏裏作巡警，就臥在什麼人家的屋簷下，霉了，霉了，而且早已腐爛了。你們看完了這本書，如果能够從這些作品裏得到一點力量，或一點喜悅，把書捧上時，給望對那不幸早死的詩人表示敬意和感謝，從他那兒我接了一個火，你得到的遺憾就是他的。如果覺得完全失望了，不妨把我放在『作家』以外，給我一個機會，到另外一時，再來注意我的工作。十年日子在人事上不是個很短的時期，從人類歷史說來却太短了。我們從事的工作，原來也可以看得很輕易，以為是製造營養食物，滿現作現實的，也可以看得比較嚴重，以為是種樹造林，必留相當時間的。我希望我的工作，在歷史上能負一點兒責任，儘時間來陶冶，給他證明什麼應消滅，什麼宜存在。

目次

習作選集代序……………一一八

短篇選

三三	柏子……………	四一
三三	丈夫……………	五二
三三	夫婦……………	七九
三三	阿金……………	九三
三三	會明……………	一〇〇

黑夜	一一五
泥鎗	一二九
燈	一六九
若墨醫生	一九六
春	二二一
龍朱	二五九
八駿圖	二六六
腐爛	三〇一

短篇選

原书空白页

三 三

楊家碾坊在堡子外一里路的山嘴路旁。堡子位置在山灣裏，溪水沿了山脚流過去，平平的流，到山嘴折灣處忽然轉急，因此很早就有人利用牠，在急流處築了一座石頭碾坊，這碾坊，不知從什麼時候起，就叫楊家碾坊了。

從碾坊往上看，看到堡子裏比屋連牆，嘉樹成蔭，正是十分興旺的樣子。往下看，夾溪有無數山田，如堆積蒸糕，因此種田人借用水力，用大竹築了無數水車，用椿木做成橫軸同撐柱，圓圓的如一面鏡，大小不等豎立在水邊。這一羣水車，就同一羣游手好閒人一樣，成日成夜不知疲倦的嘩嘩呀呀唱着意義含糊的歌。

一個堡子裏只有這樣一座碾坊，所以凡是堡子裏碾米的事都歸這碾坊包辦，成天有人輪流挑了

倉穀來，把穀子倒進石槽裏去後，抽去水閘的板，攪槽裏水衝動了下面的暗輪，石磨帶着動轉的聲音，即刻就轉動起來了。於是主人一面談說一件事情，一面清理糠籼篩子，到後頭上包了一塊白布，掣着一個長把的掃帚，追逐着磨盤，跟着打圈兒，掃除溢出槽外的穀米，再到後，穀子便成白米了。

到米穀好了，篩好了，把米糠挑走以後，主人全身是灰，常常如同一個滾入豆粉裏的湯圓，然而這生活，是明明白白比饅子裏許多人生活還從容，而爲一盤子中人所羨慕的。

凡是到楊家碾坊碾過穀子的，都知道楊家三三。媽媽十年前嫁給守碾坊的楊三三，爸爸就丟下碾坊同母女，什麼話也不說死去了。爸爸死後，母親作了碾坊的主人，三三還是活在碾坊裏，吃米飯，同青菜小魚雞，飯過活子，生活毫無什麼不同處。三三先是眼見爸爸成天全身是糠灰，到後爸爸不見了，媽媽又成天全身是糠灰，於是三三在哭裏笑裏慢慢的長大了。

媽媽隨着碾轉，提着小油瓶，爲磨盤的木軸鐵心上油，或者很興奮的坐在屋角拉動架上的篩子時，三三總很安靜的自己坐在另一角玩。熱天坐當有風涼處吹風，用包谷杆子作小籠，冬天則伴同蠅兒圍在火桶裏，剝灰煨栗子吃。或者有時候從碾米人手上得到一個蘆管作成的噴哪，就學着打大體的法師神氣，屋前屋後吹着，半天還玩不厭倦。

這溝坊外屋上牆上爬滿了青藤，繡屋全是葵花同檳樹，疏疏樹林裏，常常有三三蔥綠衣裳的飄忽。因為一個人在屋裏玩厭了，就出來坐在殿石槽上瀝米頭子給鷄吃，在這時，什麼鷄欺侮了另一隻鷄，三三就轉趕逐那橫蠻無理的鷄，直等到媽媽在屋後聽到鷄聲，代為討情才止。

這溝坊上游有一潭，四面是大樹覆蔭，六月裏陽光照不到水面。陂坊主人在這潭中養得有白鴨子，水裏的魚也比上下溪裏特別多。照一切習慣，凡靠自己屋前的水，也算爲自己財產的一份。水塘既然全爲了陂坊而築成的，一鄉公約不許毒魚下網，所以這小溪裏魚極多。遇不甚面熟的人來釣魚，看潭邊幽靜，想靜一會兒，三三見到了時，總向人說：『不行，這魚是我家潭裏養的，你到下面去釣罷。』人若頑皮一點，聽了這個話等於不聽到，仍然摩着長長的杆子，攔到水面上去安閒的吸着烟管，望着這小姑娘發笑，便三三急了，三三便喊叫她的媽，高聲的說：『娘，娘，你瞧，有人不講規矩釣我們的魚，你來折斷他的杆子，你快來！』娘自然是不會來干涉別人釣魚的。

母親就從沒有照到女兒意思折斷過誰的杆子，照例將說：『三三，魚多麼，讓別人釣罷，魚是會走路的，上面總靠家塘裏的魚，因為歡喜我們這里的水，都跑來了。』三三照例應當還記得夜間做夢，夢到大魚從水裏躍起來吃鴨子，聽完這個話，也就沒有什麼可說了，只靜靜的看著，看這不講規矩的人，釣了多